

# 雅俗之间

——李渔的文化人格与文学思想研究

黄果泉 著

2

学出版社

I206.2  
H835



郑州大学 \*04010173460Q\*

# 雅俗之间

——李渔的文化人格与文学思想研究

黄果泉 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I206.2  
H835

2005/12/24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雅俗之间:李渔的文化人格与文学思想研究/黄果泉著.  
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.12  
ISBN 7-5004-4999-2

I. 雅… II. 黄… III. 李渔(1611~约1679)—文学  
研究 IV. 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8933 号

责任编辑 汪民安  
特约编辑 符佳  
责任校对 韩天炜  
封面设计 任菊华  
版式设计 李建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
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—84029450(邮购)

010—64031534(总编室)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
装 订 丰华装订厂

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875

插 页 2

字 数 232 千字

定 价 25.00 元

---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内 容 提 要

十七世纪是中国文化/文学风景独异的历史单元，李渔就是这独特氛围中孕育出来的颇具代表意义的“怪杰”。其人、其行、其文既引人注目又招人争议，或褒或贬往往又在一念之间。本文分上、中、下三篇及余论四部分。上篇考察李渔的文化行为，重点讨论其艺术经营活动和交游活动，以求大致测定其文化角色。中篇考察李渔的文化人格，其在明末清初特定时代环境中的政治态度、功名观念；人生志趣中性爱与道德的认识构成；生活艺术化思想的内涵意义，以求梳理其文化思想。下篇为文学思想研究专章，结合上述文化研究之所得，融通其文学创作、批评、理论，综合考察体现于诗文稗曲（以稗曲为重点）的文学思想。余论部分是对李渔及其思想的全面定位。

李渔思想明显渊源于晚明的个性思潮和享乐之风，又受到明清之际特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条件因素的制约而发生了某种变异，并在其个人的生存环境、生存方式以及资禀个性的因缘下，最终形成了复合、复杂而又独特的形态结构。李渔在相当程度上承续了晚明士风，其独特的代表意义在于，当个性思潮受阻，特别是遭逢沧桑剧变，一批士人销蚀

了社会政治的意志和热情，将人生关注点由纯粹精神层面不断回落到世俗生活层面，体现了文人的主体意识向下突破、转移的态势。就此堪称李渔为晚明思潮的最后殿军。

#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

(代序)

陈 洪

果泉大作即将付梓，嘱我为序，义不能辞，谈一些读后感以塞责吧。

在古代文学的学科领域，有关李渔的研究虽不是很热，但从来也不太冷。大家关注的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他的戏剧理论。“立主脑”、“密针线”之类命题，治批评史者人皆耳熟能详。由于当时的理论框架和批评标准所限，他的小说、戏剧作品则少有提及。“文革”中不论，至八九十年代，李渔的创作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；特别是从小说史、戏剧史的发展角度认识这些作品的意义，几乎成为一时之共识。可以说，在传统的作家作品论的层面上，关于李渔的话题，不能说已经穷尽，但剩义无多则是基本的事实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果泉提出把博士论文的题目定在李渔身上，我是为他捏了一把汗的。然而，当他提交初稿时，我只觉眼前一亮，当时自然想到了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的诗句。果泉论文的出发点是：李渔是中国古代两千余年间的唯一，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在理论和创作上的成就或是特

色，更重要的是他的生存方式，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价值观念——在很大程度上，其作品的特色反而是由此派生的。当然，这个“唯一”不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唯一，如果没有中晚明一百几十年的社会“转型”，如果没有在“转型”期间千百个佚出传统轨道的异端先行者，李渔的唯一也绝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。

果泉凭着自己的审视，对李渔在中国文化长河中的特殊意义有了更加透彻的认识，而他的论文把这种认识作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明。他的成功主要在于：1. 视野开阔，超出了通常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，把李渔的商业活动和文学/文化活动的关系分说得清晰明白。2. 对于李渔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异于传统士人生存方式的人生之路，其时代的原因、个人的原因，以及微妙的心态都作了独具只眼的剖析。3. 把李渔的研究放到大的背景下进行，历史的传承与变异，时代在不同人群的不同投影，都是果泉关注的重点，于是文中的李渔既是凸显的唯一，又是历史序列中、时代群像中的一个。

果泉的为人，沉毅厚重，有时若不能言者，而实际上很有独立思辨的修养。现在他的教学与行政负担都比较重，希望将来能有调整的机会，则可望在学术上取得更令人瞩目的成绩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（代序） ..... | 陈 洪（1）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
## 上篇 文化行为研究

### 第一章 “自知不是济川材”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——李渔的生平与时代 .....  | （3）  |
| 一、生平简述 .....      | （3）  |
| 二、时代环境 .....      | （11） |
| 三、移居杭州、金陵考略 ..... | （21） |

### 第二章 “劳杀笔耕终活我”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——李渔的艺术经营 ..... | （28） |
| 一、卖赋笔耕 .....    | （29） |
| 二、出版经营 .....    | （42） |
| 三、家班献艺 .....    | （52） |

### 第三章 “担簦戴笠游寰中”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——李渔的交游活动 ..... | （61） |
| 一、“交游”溯源 .....  | （62）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二、李渔交游述略 .....   | (71) |
| 三、李渔交游活动评析 ..... | (79) |

## 中篇 文化人格研究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四章 李渔的政治、功名观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97)  |
| 一、清初士人心态概说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98)  |
| 二、李渔的政治态度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110) |
| 三、李渔的功名观念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119) |
| 第五章 李渔的性爱道德观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129) |
| 一、矛盾的思想行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129) |
| 二、晚明的道德风尚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139) |
| 三、道学、风流合一说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149) |
| 第六章 李渔的生活艺术思想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59) |
| 一、从风流儒雅到清赏清玩<br>——传统文化的别支与流变 ..... | (160) |
| 二、传承与光大<br>——李渔生活情趣之特色 .....       | (171) |
| 三、经验传授、理论总结<br>——《闲情偶寄》简论 .....    | (178) |

## 下篇 文学思想研究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七章 李渔的文学思想 .....    | (197) |
| 一、凸显“作意”的创作理念 .....  | (197) |
| 二、强调“自娱”的文学功能观 ..... | (213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三、关注“娱人”的审美取向····· | (226) |
| 四、融通雅俗的文学品位观·····  | (237) |
| 五、情节结构至上的叙事主张····· | (254) |
| 余论：李渔走出了多远·····    | (265) |
| 附录一·····           | (274) |
| 附录二·····           | (293) |
| 附录三·····           | (315) |
| 参考书目·····          | (331) |
| 后 记·····           | (336) |

## 上篇 文化行为研究

清初文坛上，李渔是位引人注目的特殊人物。作为一位才情艳逸的通俗作家，他为世人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小说戏曲作品；而李渔最令后世推崇、称扬的还是戏曲理论成就，正是这位才识卓越的理论家，将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推向了顶峰。但李渔的特殊之处并不仅在于此，他除作家、理论家的桂冠外，还拥有其他“头衔”：编辑家、出版商、园林美学家、美食家、旅行家、山人清客等等，这里还不包括他是一位小有成就的诗人、词人和史论家。每一个“头衔”后面大抵都对应着一种文化领域或文化现象，进入由李渔构筑的人生场域以及文化世界，每每在惊异之余又感到很难穷究其竟。

李渔所处的时代——明清鼎革之际，是中国古代最耐人寻味的时代，一者是自中晚明以降勃然而兴的个性思潮、商业经济、通俗文学余波荡漾，社会历史、人类思想沿着自身的轨道呈现出巨大的惯性力量；一者是改朝换代所伴生的战乱烽火正遮天蔽日，无情地焚烧着人们的生活家园和精神家园，使一大批原本安闲逸乐的文人陷于为生存、生计而四处奔波的可怜境地。身为文人，遭逢乱世，李渔不是一位静坐

书斋的作家，“终岁饥驱，杜门日少，每有所作，率多草草成篇”（《闲情偶寄》词曲部宾白第四“文贵洁净”条）；甚至算不上纯粹的传统文士，他带有太多的文贾气、山人气。某种意义上说，李渔的通俗文学创作、戏曲理论总结，也很难说是严格的“立言”，而是与他的文学经营活动、交游活动有着或近或远的关联。有鉴于此，本着“知人论世”的原则，本篇不仅仅是一般性地考察李渔的生平背景，尤其着重探究其艺术经营与交游活动。

# 第一章 “自知不是济川材”

## ——李渔的生平与时代

明清之际是一个天崩地解、多灾多难的时代，也是文化思想、文学思想极为活跃而人才辈出的时代。“分崩之际，其人才每为特盛。盖天下之治，礼法明而风俗厚，人心安和，虽有奇才异能，皆帖首抑志以就绳墨；及其乱也，愤郁而思动，铤而走险，上焉者纪纲法度不立，而其下得肆志妄作以自逞其才。”（魏禧《魏叔子文集》上册《魏叔子文集外篇》卷八《十国春秋序》）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里，涌现了一大批在中国思想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，既有为世景仰的一代宗师，亦有惊世骇俗的怪杰奇才。相比之下，李渔似乎只是个“小人物”，任何见诸载籍的有关政治、文化的重大事件都很难牵引到他的身上。对于这样的“小人物”，只能直接从其生平讲起。

### 一、生平简述

李渔字笠鸿，号笠翁。另据敦睦堂《龙门李氏宗谱》载，其原名为仙侶，字谿凡，号天徒。因创作、编刻的缘

故，李渔的别号很多，有伊园主人（见李渔“伊园十便”诗序）、随庵主人（据黄鹤山农《玉搔头传奇序》）、觉道人（据杜浚《十二楼序》）、觉世裨官（见李渔小说《觉世名言十二楼》署名）、笠道人（见李渔小说《十二楼》之《闻过楼》第一回）、湖上笠翁（见《闲情偶寄》署名）等，其中最常用者为湖上笠翁，其十种曲皆署此号。另外如新亭客樵、回道入、情隐道人、情痴反正道人等，也有学者认为是李渔的笔名，因牵涉到一些作品的真伪问题，难以遽断。

据李渔本人自述（《庚子举第一男时予五十初度》）推断，其出生当在公元1611年，时为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。其卒年据《宗谱》载是清康熙十九年庚申，即公元1680年，享年七十。

李渔的籍贯是浙江金华府兰溪县。兰溪一方面可说是山环水绕，位于衢江、金华江、兰江三江汇合之处，又地处金华府与杭州府之间，交通甚为便利：“兰溪发县，当越之冲，农桑学校讼狱贡赋，视他邑不甚相远也，而宾旅往来辐辏，迎送之扰，供億之费，视他邑数倍焉。”（《光绪兰溪县志》卷四“官师志”附录引《金华威雄兰溪知县题名记》）另一方面，金华郡原本就“生齿繁多，本处室庐田土，半不足供”，而“田土惟兰溪踊贵，上田七八十金一亩者，次亦三四十，劣者亦十金”，因此“人多壮游在外”（王士性《广志绎》卷四“江南诸郡”条）。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人文环境，形成了当地便于、易于迁徙流移的民风。当时李姓宗族中外出经商者较多：“本族外出商贾者多，故流寓于外者几三分之二。”（《龙门李氏宗谱》）李渔的父亲李如松、伯父李如椿很早便移居江苏如皋，专门从事药材生意，而且家事颇丰，“家素饶，其

园亭罗绮甲邑内”（黄鹤山农《玉搔头序》），李渔就出生于如皋，并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。所以，若按出身地位划分，李渔应属商人之子；祖上几代无人为官，又属平民阶层。

关于李渔早期在如皋的生活情形，今天已不知其详，大体可知者数事而已。

其一，开始攻读儒家经典，准备走科举道路。李渔后来回忆道：“予襁褓识字，总角成篇，于诗书六艺之文虽未精穷其义，然皆浅涉一过。”（《闲情偶寄》词曲部“音律第三”条）

其二，开始赋诗作文，并有“神颖之称”。其友人黄鹤山农在《玉搔头序》中称李渔“髫岁即著神颖之称，于诗赋古文词罔不优贍”，李渔本人也提到早年写诗之事：“予垂髫种此（按指梧桐），即于树上刻诗以纪年，每岁一节，即刻一诗，惜为兵燹所坏，不克有终。犹记十五岁刻桐诗云……”（《闲情偶寄》种植部竹木第五“梧桐”条），《笠翁诗集》首篇即为少年时所作的《续刻梧桐诗》，该诗意旨为“戒悠忽”。一代文宗钱谦益于诗后评曰：“韶髫时便惜分阴，宜其以文章名世也。”

其三，热爱、修习戏曲艺术，自谓：“觉文字之难，未有过于填词者，予童而习之，于今老矣，尚未窥见一斑……”（《闲情偶寄》词曲部“音律第三”条），李渔后来擅长戏曲一道并以此名世，亦可谓其来有自。

其四，有了与官绅交游的初步经验。其伯父是位“冠带医生”，时常出入于宦宦之家，有时亦携李渔同去，故其“自乳发未燥，即游大人之门，今且老矣，满朝朱紫，半是

垂青顾盼之人”（《笠翁文集》卷三《与陈学山少宰》）。这当然算不上严格的交游，但从中似反映出李渔由来已久的因门第差异而造成的心理失衡状态：自卑及其对仕宦者的歆羡。

李渔大约在崇祯八年（1635）前后回本籍兰溪，赴金华府应童子试。浙江提学副使许彥对之颇为赏识，“独以五经见拔”，并四处为之扬誉：“取试卷灾梨，另为一帙，每按一部，辄以示人曰：‘吾于婺州得一五经童子，诎非仅事！’……”（《笠翁文集》卷二《春及堂诗跋》）李渔不仅于此展露了颇为出众的才华，在社会上获得了一定的声誉，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此步入了文士阶层，这对于世代为民为贾的家庭来说，无疑是件令人振奋、自豪的事情。此后至明亡期间，李渔在金华府庠专攻举业。李渔一生中，这一段时光恐怕是他最为愉快、最为得意的时刻：他在金华一带小有文名，颇受当地官员的礼重，如金华府同知瞿荃儒对李渔颇为爱赏，时有过从，当地山民以二稚虎进献，即自留其一，而以一只赠予李渔。李渔携之归乡，沿途万民争观，喧腾一时（《笠翁诗集》卷一《活虎行序》）。又，明宗室成员朱梅溪，“久仕谏垣，以敢言获罪”，贬谪金华，亦赏识李渔的文采，不仅常携李渔“啸歌”于金华名胜八咏楼上，且请其代撰一联，二人结为“忘形之交”（《笠翁文集》卷一《朱梅溪先生小像题咏序》）。此情此景中的李渔显然雄心勃勃，他希图一举成名，成为享誉天下的名流：“使人而虎者，炳蔚其文，震作其声，而又不为人所习见之事，则一鸣惊人，使天下贵贱老幼，以及妇人女子，咸以得见为幸，其得志称快又当何如？”（《笠翁诗集》卷一《活虎行序》）其志向显然不单在文学创作方面，也应该包括科举仕途的。至于文学方面，李渔是否如当今学者

指出的那样，此时已经考虑到通过小说戏曲的创作，以“使天下贵贱老幼以及妇人女子，咸以得见为幸”？恐怕未必然。关于青年李渔，我们既不能因他后来擅长通俗文学创作，遂谓之一是李渔早年的自觉追求；也不能因其后来的山人行径，遂一并抹杀他青年时代的文士志向。

但李渔的雄心与梦想很快就被现实打消了。首先是科举失意。他先后于崇祯十二年、十五年参加了两次乡试，一次铩羽而归，一次半途闻警折返。科举失意令他愤懑以致失望，曾屡屡诉诸诗、词宣泄积郁。其次是战乱，身逢乱世，扰攘不宁已使他置身无地，又遑论科举？于是李渔在无奈中弃去举业，并终其一生不再赴试，以布衣终老江湖。李渔弃举一事，其心态相当复杂，后文将专门讨论，此不预述。

大顺军攻破北京、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煤山，是在崇祯十七年甲申，此为国变。同年五月，满清睿亲王多尔袞挥师入定京师，十月清皇福临定都北京，改元顺治。次年（顺治二年乙酉）五月，清兵屠扬州、下江南，入据南京，“大江以南尽附，浙中百城守令或弃官去，否则降”。顺治三年丙戌，清兵至浙东、围金华，“丙戌夏，浙东再破”（全祖望《鮑琦亭集外编》卷十一《明兵科都给事中前知慈溪县江都王公事略》）。时势的发展瞬息即变，明朝的灭亡，特别是江南的沦陷似乎太过快速了，“海作桑田瞬息间”（李渔《笠翁诗集》卷一《避兵行》），以致明朝士民尚在错愕之间，突然发现江山易主了。其实，混乱的局面早就开始了，这“乱”是当地的乱“民”、乱兵，继之则是大批的明朝溃兵。“官兵所至，行居穀艸。民之畏兵，甚于畏贼”（冯梦龙《冯梦龙全集》第十七册《甲申纪事》卷十二《中兴实录叙》），所以时人慨叹：“贼兵猛于虎，官